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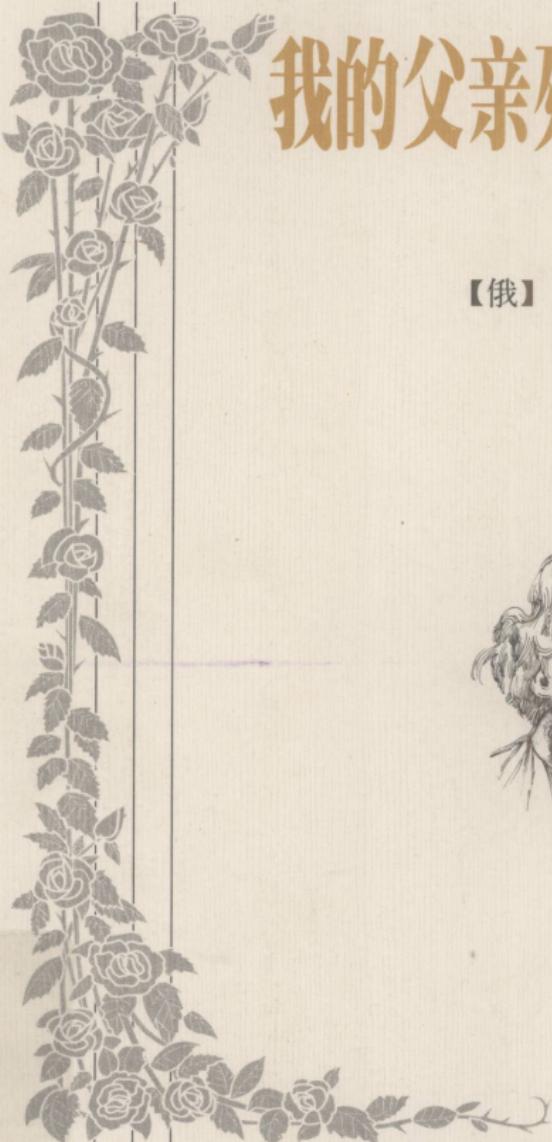


星座传记丛书  
ЕВ ТОЛСТОЙ



# 我的父亲列夫·托尔斯泰

【俄】苏霍金娜 著  
郭家申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ЛЕВ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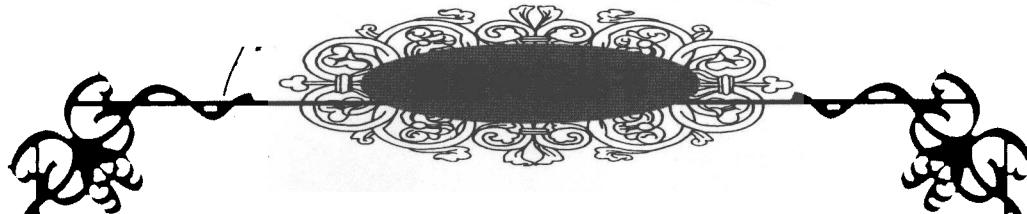
ISBN 7-5350-2529-3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7-5350-2529-3.

9 787535 025296 >

ISBN 7-5350-2529-3/K · 23

定价：32.50 元



ЛЕВ ТОЛСТОЙ

# 我的父亲列夫·托尔斯泰

【俄】苏霍金娜 著  
郭家申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列夫·托尔斯泰/(俄)苏霍金娜著;郭家申译.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4. 5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529-3

I. 我… II. ①苏… ②郭… III. 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传记 IV. K835.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108794 号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本书根据莫斯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俄文版译出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 话:5724903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8.25 字数 407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32.50 元

## ► 译序

### —

这是一本关于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生活、思想、创作和交往的独特的回忆录；作者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是托尔斯泰的长女，曾长期生活在他身边。托尔斯泰去世后，她和母亲一起，主持托尔斯泰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工作；1923年又担任托尔斯泰博物馆的馆长。她的特殊身份和后来的博物馆工作，使她对父亲的观察与了解，具有与传统意义上的托尔斯泰研究不同的崭新的视角。此外，她的绘画和写作的艺术天赋与气质，也使她的回忆录一出版很快就赢得国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她能摈弃个人好恶，一心对自己所经历、感受、思考过的人和事，对父亲、时代、历史作一个负责任的交待，这恐怕正是本书突出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托尔斯泰很珍惜女儿对文学的兴趣，经常在这方面关心、指导她。她从14岁起开始记札记，记了几乎40年。她早年的札记因写得真诚、坦率，颇受父亲的称赞，因为托尔斯泰本人就非常看重回忆录的写作，他认为

为回忆录的最高准则就是真挚、诚实，绝不可真真假假，误导后人。父亲去世后，她写的一系列回忆仍然秉承她一贯的真实可信、心理刻画细腻的特点。随着女儿的成长，托尔斯泰经常跟她探讨写作的问题，谈论自己的创作构思和计划，让她誊写自己的手稿，代自己给读者回信等。这些交流与活动，使托尔斯泰娅很早便开始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渐渐对父亲的生活和思想有了较深的了解。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这种了解，特别是对父亲的内心活动、精神需求，以及文学和社会观点的理解，由表及里，逐渐加深，使她不仅成为父亲生活中最亲近的人，而且也是最能理解父亲的精神气质、创作思想和世界观的人，从而成为父亲在创作和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一名志同道合的得力助手。正因为如此，她的回忆，无论从内容的选择角度，或是在情感的参与程度以及风格的介绍视点等方面，都明显有别于其他的托尔斯泰传记作品，读来亲切自然，可信度高。顾名思义，本书主要是围绕对托尔斯泰的回忆，按时间顺序逐步展开的。它翔实地记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雅斯纳雅·波里扬纳庄园的生活氛围和80年代迁居莫斯科的情形；记述了这期间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他对财产的独到见解和与妻子日益加大的思想距离，直至最后悲剧的发生……同时还记述了托尔斯泰的各种社会活动，以及与众多朋友、客人的接触和交往。读者看到的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天才的作家，更是一位思想乐观、平易近人的人；他既有丰硕的、不断问世的作品和频繁的社交活动，更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同时令人十分感佩的是，这位出身贵族的思想家，不仅深深同情人民大众的苦难，而且勇于用实际行动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爱。在她的笔下，托尔斯泰作为父亲，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工作状态、与家里人和人民大众的关系，跃然纸上：他十分喜欢音乐与绘画，经常在田里干活，甚至亲自缝制皮靴，还教穷苦农民的孩子读书识字等。

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连续三年饥荒，托尔斯泰带领一家人全身心地投入救灾工作。托尔斯泰娅以日记的形式，用很大的篇幅生动地记述了这次救灾活动，以及作家对饥民的灾情和政府当局救灾不力的严肃思考，客观上印证了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风暴到来的必然规律。托尔斯泰父女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引起了沙皇政府和地方当局的严重不安，但他

们慑于托尔斯泰伯爵作为著名作家的社会威望，一直未敢轻易对他们下手，但始终置他们于严密监视之下。作者细致的描写，让我们一步步地认识了一个思想复杂、个性矛盾的托尔斯泰，正如作者所说：“他是这样一个人，经常处于矛盾的思想感情之中，喜欢自我剖析，而且毫不留情，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但同时又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从不怨天尤人，总能从各种困境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二

《雅斯纳雅·波里扬纳的朋友和客人们》是托尔斯泰娅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篇章。它记述了当时和托尔斯泰过从甚密的几位朋友和艺术家，特别是对作家屠格涅夫和画家 H·盖的描绘尤为详尽，是读者翻看本书时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阅读热点。大家知道，托尔斯泰是 1855 年在彼得堡认识屠格涅夫的。这年屠格涅夫读了托尔斯泰的军旅小说《伐木》后给正在塞瓦斯托波尔服役的作者写了一封措辞友好的信，但由于两人观点、气质的不同，后来的交往并不融洽，用屠格涅夫的话说，两人之间总是有一道“鸿沟”。屠格涅夫早年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很难接受托尔斯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乔治·桑等人的肆意贬损，不赞成他弃文从教的活动，也不同意他否定优秀世界文化遗产，认为它们对老百姓毫无用处的观点；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的自由派倾向也非常反感，认为他遇事总爱妥协，语言华而不实，创作风格传统陈旧。双方在争论中都不免有过激的言词。终于，1861 年在诗人费特家里因一件小事大吵一架后两人便断绝了往来。不久，托尔斯泰给屠格涅夫写了一封信，说：“但愿您的良心会告诉您：这事是您错了。”（《托尔斯泰全集》，第 60 卷，第 391 页）屠格涅夫当即回信，承认错误，但是阴差阳错，这封信未能及时送到托尔斯泰手里，于是托尔斯泰写信提出要和屠格涅夫决斗；后来因接到了屠格涅夫的道歉信才收回了决斗的要求，达成和解。之后，屠格涅夫曾三次到雅斯纳雅·波里扬纳来拜访托尔斯泰，书中记述的就是二人关系

和解后的这个时候的交往。但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娅的记述中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客气有余、坦诚不足，都生怕言语间一不小心，再次损害了刚刚恢复的脆弱的友好关系。

画家 H·盖在托尔斯泰娅的回忆录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而且着笔细腻，字里行间充满着真诚与爱意。H·盖在晚年受托尔斯泰的思想影响很大，尤其在宗教画的创作上，他有些画的文字说明就是托尔斯泰亲自为他代笔的。H·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谦逊、纯朴，在雅斯纳雅·波里扬纳家里很受欢迎。在托尔斯泰娅的笔下，H·盖是个有血有肉、饶有风趣的艺术家；他勤于思考，对社会的强者深为不满。她认为虽然他的画看上去雄浑自然，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他的宗教象征画并不那么有说服力，表现形式也不尽完美，这都影响了画的实际效果。

苏列尔在托尔斯泰娅的回忆录中就不同了，他是她艺校的同窗，人有点古怪，然而活泼好动，很有才气，他的座右铭是：“生活应该是美好的。人们应该是幸福的。”他后来从事戏剧、导演活动，和托尔斯泰、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甚密，为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回忆录还提到其他许多俄国的文化名人，如画家 И·列宾、艺术评论家 В·斯塔索夫、作家 Н·列斯科夫、А·契诃夫、诗人 А·费特等，尽管简繁不一，但对他们的这些回忆，都能够从一个侧面丰富我们对托尔斯泰和他的艺术交往者的认识。

### 三

应该说，《我和父亲是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的》和《父亲的死及其出走的由来已久的缘由》在本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后者，它一开始便引起了国内外学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1925年托尔斯泰娅侨居国外后，这个问题依然是国外学界和媒体关心的热点。1928年7月15日出版的第67期《欧罗巴》杂志第一次发表了法文版的《父亲的死及其出走的由来已久的缘由》一文，1960年巴黎出版了单行本，1961年被译成俄

文，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编辑出版的《文学遗产》（1931年创刊）第69卷第2册上首次刊出。

毫无疑问，回忆父亲的俄文原稿早在托尔斯泰娅侨居国外前就已经写好了。这从文中援引的许多资料上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些材料只能从托尔斯泰的家庭档案里查到，而它们一直都存放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内。此外，看得出，文章主要是写给俄国读者看的，作为熟知和热爱双亲的女儿，她必须挺身而出，坚决维护父母的声誉，驳斥社会上的种种流言蜚语。后来她到了国外，远离故土，又萌生了要使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回忆亮相国外的想法。不过学界至今一直未能找到她的这篇回忆文字的俄文原稿。托尔斯泰娅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国内外的反应非常好。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当即写信给托尔斯泰娅说：“亲爱的朋友，刚才我反复读了您关于令尊之死的动人介绍，它纯朴、真实、充满了对人的理解与关爱。我想告诉您的是，我和我的妹妹非常喜欢您的回忆文章，我为它激动不已。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奇怪的是，我竟然没见过您的父亲！从我年轻时候起，令尊就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比一切活着的作家都更具生命力。现在，我渐渐老了，越来越感到未能向您父亲当面讨教是我平生一大憾事。也许我年轻时不敢有这个奢望，然而如今……噢，他对我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在当前的欧洲——精神空虚，道德沦丧——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对他说。而且我会对他说的。”国内评论界对托尔斯泰娅的文章评价也很高。著名俄国文艺评论家梅拉赫写道：“托尔斯泰大女儿的回忆文章客观地记述了造成父亲出走原因之一的家庭环境。它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是分析‘雅斯纳雅·波里扬纳悲剧’原委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和其他人的不同，是在近距离的观察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既细致生动，又真实可信。”

托尔斯泰去世后，有不少人写文章，对他离家出走的原因做了种种错误的解释乃至诽谤。特别是B·契尔特科夫的《托尔斯泰的出走》一书影响很大，认为托尔斯泰出走的原因在于他的宗教信仰，源于他的宗教学说；也有人认为托尔斯泰晚年似乎“认输了”，“后悔了”，想以死来解脱自己。但两种观点都把眼睛盯在他的家庭生活矛盾上，认为罪魁祸首之一

是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之二是他长期的朋友与合作者B·契尔特科夫。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公允，偏于一端，甚至托尔斯泰的两个儿子在国外写的回忆录也很不客观<sup>①</sup>，因为他们和父亲生前的关系一直就很不好。只有托尔斯泰娅和哥哥谢尔盖·托尔斯泰的回忆文章，对雅斯纳雅·波里扬纳所发生的悲剧的前因后果，讲得比较客观可信，分析得也比较深刻。

## 四

读者从本书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怀着关爱和理解的心情描写父亲的内心世界的，父母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是非常鲜明和非常真实的。对于受到许多人误解的母亲，托尔斯泰娅在回忆中特别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她是优秀的母亲，忠实的妻子和称职的女主人。

托尔斯泰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先后生育了13个孩子，有25个孙子孙女。孩子小的时候，不仅需要母亲、祖母的生活照料和抚养，而且还得关心他们的学习、教育，随着孩子们长大，让她操心的事情就更多了。加之那么大的庄国家产，作为女主人，需要她操持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房产、土地、森林、田地，都需要她统筹安排，精心料理。同时，她不仅要帮助丈夫誊写稿子，还要办理丈夫作品的出版事宜，不断地和出版商、书商打交道。为节约丈夫宝贵的时间，不分散他的精力，她还经常替他回复大量的来信。此外，托尔斯泰交游甚广，他们家里人来人往，从不间断，这都需要她来细心安置，有的还要亲自接待，直至具体安顿客人们的食宿。而来雅斯纳雅·波里扬纳的不光是一些作家、艺术家、学者、名人，还有许多是打着托尔斯泰追随者名义的不速之客。这些人的素质往往很低，有的干脆就是些投机钻营之辈，完全是为个人目的而来，根本不考虑

<sup>①</sup> Л·Л·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里扬纳——关于我父亲及其生活的真相》，布拉格，1923年；А·Л·托尔斯泰：《父亲》，纽约，1935年。

托尔斯泰的年事与健康；为帮助丈夫摆脱这类来客的纠缠，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得不亲自出面挡驾。

事实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仅是托尔斯泰的贤内助，而还是一位勇于维护丈夫声誉的社会活动家。当托尔斯泰受到沙皇政府或地方当局不公正的对待，遭到变相的政治迫害时——如指责小说《复活》亵渎上帝，不信来世，1901年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将他革出教门——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挺身而出，公开发表声明，为丈夫进行辩护；1891—1893年大饥荒时期，她积极响应丈夫的倡议，站出来呼吁进行社会救助；当托尔斯泰作品遭禁，难以问世时，她直面艰险，四处奔走，到书刊检查部门、最高法院、甚至沙皇本人面前，勇敢地、成功地为丈夫申辩，大胆揭露媒体和出版商的肆意妄为。

有些回忆录片面地描写托尔斯泰夫人之为人，不是说她整天婆婆妈妈，便是说她总和丈夫吵闹，扼杀了丈夫的天才，认为她是导致丈夫离家出走以致死亡的根本原因；还有些回忆录把她当成是一个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根本不了解丈夫的内心世界。本书作者坚决驳斥了这种观点。她告诉读者，她母亲不仅有才，而且文艺天赋很高，能写小说，会画画，喜欢音乐，还掌握精湛的摄影技术；她有许多作家、艺术家朋友。她一直在尽量理解自己的丈夫，至于她最终未能做到，这是她个人的悲剧。关于家庭生活的矛盾，托尔斯泰娅认为这是父母性格不同、观点差异所造成的。从托尔斯泰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为了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是尽了很大努力的。如果我们深入探讨他们之间矛盾冲突之所以产生的种种因素的话，恐怕很难回避他们的年龄差距这一因素，他们毕竟相差20岁，这种过于悬殊的岁月距离，使得两人的生活阅历、思想感悟、性格成熟程度等诸多方面很难形成自然同步，协调一致。托尔斯泰娅在书中写道：

“这两个人相互结合是非常奇怪的！像他们这样性格彼此不同而又难分难舍的人实在是罕见。”（见本书第216页）

## 五

托尔斯泰一直很爱自己的妻子，直到他决定离家出走的那天夜里仍然是这样。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场家庭悲剧的症结究竟何在？是什么缘故让托尔斯泰在婚后 48 年、儿女成群的情况下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呢？对于这些问题，本书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托尔斯泰的悲剧在于：当他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决定放弃私有财产，把土地还给农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他妻子表示反对，而且反对的不止她一个人。托尔斯泰娅在书中对这个关键的问题，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原原本本地作了记述。她理解、同情和尊重父亲的立场，但同时她也指出，母亲拒绝父亲的要求，既不是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更没有什么恶意。“这与其说是她的过错，还不如说是她的不幸”（见本书第 416 页）。她生长在贵族家庭，不免受到环境的思想道德熏陶；她很难超越自己，改变她已经习惯了的贵族生活方式。她认为，放弃私有财产，特别是丈夫作品的版权，只会给贪得无厌的出版商带来好处，同时断了子孙们的生活来源。加之她后来健康状况逐年下降，情绪容易波动，所以丈夫说要把财产分给农民，自己要住进农民的小屋里去，她的反应十分强烈，她说：“如果你出走，我就自杀，没有你我没法活。至于改变生活方式，我既做不到，也不能同意，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必须为你的一些妄想而要把各方面都美满幸福的生活给毁掉呢？”（见本书第 384 页）。托尔斯泰爱自己的妻子和亲人，他不愿因为自己给他们带来痛苦，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使他感到痛苦不安的生活优越的家庭。问题就这样拖了下来……

本书作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记述家庭悲剧上了，对于托尔斯泰这期间因经常受到人们指责——说他理论上要过平民生活，而实际上仍在过贵族生活——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危机感没有细说。其实，托尔斯泰早已表示过，他从 1892 年起就已经放弃了私有财产；他还说，他之所以没

有离家出走是因为他不愿意给家人造成伤害，不愿意“强制”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因为这违背他的“毋以暴力抗恶”的信念。但这些表示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他的误解，反而招来了更多的责难。托尔斯泰眼见自己所推崇的宗教道德学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从内心里感到万分痛苦。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宣扬普遍之爱和“毋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认为它是完善自我和改造社会的惟一依托。因为他认为，只有人的内心道德得到了完善（而不是表面上所进行的为自身权利的斗争），世界才能够达到自由、博爱、幸福的理想境界。可是历史表明，特别是 1905 年的俄国革命表明，不进行严酷的斗争，人民的解放是不会到来的，统治阶级是推翻不了的……这是托尔斯泰晚年感到最痛心的事。但托尔斯泰又不愿承认他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这种学说和现实矛盾的现象，其根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想法不对，还在于俄国农民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条件，“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伟大的托尔斯泰”（《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71 页）晚年时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这一悲剧的存在。

现实的矛盾和家庭的悲剧几乎同时向他袭来，他实在承受不住了。这时他已是耄耋之年，他感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离家而去。他本想到人民中间去，和农民群众为伍，从而得到某种慰藉，实现自己的创作构想。离家前他甚至向一个叫诺维科夫的农民打听，希望能在那儿借一间农舍，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工作。但感冒使他病倒在途中，后转为肺炎，一周后在阿斯塔波沃小站去世。

托尔斯泰娅真实地记述了这一切，为我们对托尔斯泰的了解，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翔实，视角空前独特的珍贵资料。

## 六

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塔季扬娜·里沃夫娜·苏霍津娜——托尔斯泰娅。这里“塔季扬娜”是她的名字，“里沃夫娜”是父称，“苏霍津”

是她丈夫的姓，“托尔斯泰”是她的姓，姓氏后面的娜或娅表明是女性。她生于1864年，和父母亲在雅斯纳雅·波里扬纳庄园生活了35年，后来因嫁给苏霍津才住到了科契兑庄园，但来往一直未断。父亲去世后不久，她又失去了丈夫，身边留下一个8岁的女儿，和母亲同名，也叫塔季扬娜。由于怀念原来的家庭，没过多久她便从丈夫的庄园搬回到雅斯纳雅·波里扬纳和母亲同住了。十月革命后，她和母亲全力投入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和庄园、房产的保护工作。1920年托尔斯泰娅迁到莫斯科，办了一所少儿艺校，同时积极投身筹建托尔斯泰博物馆的工作，从1923年起任该馆馆长；在卢纳察尔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琴科等文化名人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她针对托尔斯泰去世后出现的他的众多所谓追随者的种种混淆是非的言论，在莫斯科举办许多公开演讲，对于1910年11月10日晚雅斯纳雅·波里扬纳发生的悲剧，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还事情以本来的面目。为了扩大父亲作品在世界上的影响，1925年她带着女儿去了国外，在西欧几个国家待了多年，宣传托尔斯泰，成绩斐然。但思乡情结使她无时不在怀念昔日的一切，她以通信的方式一直和列宾、布宁、夏里亚宾、库普林、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保持着联系。这些信件至今仍珍藏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内。1928年是托尔斯泰诞生100周年纪念，她在国外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1930年她的女儿嫁给了著名的罗马律师和社会活动家列纳多·阿尔贝尔蒂，由于思女心切，随后她便留在了罗马，但她的心一直没有忘记俄罗斯，没有忘记故乡，更没有忘记父亲。她为年轻时的父亲作传，出版父亲的书信集，并加以注释，编纂父亲的演讲集，为父亲的作品单独出集子，还不时写些有关父亲青少年时期的回忆文字。由于她的不懈努力和收集，很快，她的家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托尔斯泰博物馆。这些珍贵的资料躲过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和二战的摧残，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后来，女儿根据母亲的意愿，把它们一部分交给了巴黎的斯拉夫研究所，其余部分，包括托尔斯泰娅在国外时期的全部档案资料、日记、与国内外文化名人和朋友的通信，统统都转交给了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

1950年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死于罗马。

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是思考、探索、追求、创作的一生。本书作者对父亲的记述，显然不能反映出托尔斯泰一生的广度、深度与复杂性，她对父亲思想和创作的一些见解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但她认为自己是父亲的一个志同道合者，对父亲的宗教、道德、哲学观点是了解的，对父亲的弱点和矛盾心理也是了解的，单凭这一点，她对父亲的多角度、近距离的真实记述，就不失为一份解读托尔斯泰的极其难得的珍贵资料。作者通过回忆、随笔、日记、书信、交谈等形式，记录和抒发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内心感受与情思，向读者展示了他们通常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用心的琴弦弹奏出一曲曲韵味隽永、余音缭绕的艺术绝响。托尔斯泰在创造世界不朽之作和塑造一个个永不磨灭的人物形象的同时，自己内心却蕴含着细致入微，但鲜为人知的内心活动，经历着一次次的心灵磨难和思想震撼。作者的叙述看起来也许有些平淡，但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处处透出“真”、“实”二字：讲真事、说实话、发实感，对父亲既平凡又伟大的艺术人生道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与真知灼见。笔者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对书中细微的观察和精彩的描绘发出会心的微笑，而专家学者则能从中发现一些从一般研究资料中很难得到的有益材料。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的翻译工作拖了一些时间，期间曾得到孙尚文教授、庄慧君研究员的大力帮助和海燕出版社的积极支持，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付梓之际，正值母校河南省南阳中学（现在的南阳一中）建校100周年纪念，谨以此书献给母校，权作学生对母校培养教育的一份薄礼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郭家申

北京 2003年

## ► 目录

译序/1

童年时期/1

少年时期/86

日记摘抄/143

雅斯纳雅·波里扬纳的朋友和客人们/234

伊·谢·屠格涅夫/235

尼·尼·盖/253

列·安·苏列尔日茨基/295

瑞典人阿布拉姆·冯·本德/302

施密特老太太/311

我和父亲是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的/344

父亲的死及其出走的由来已久的缘由/361

遥远的回忆/416

## ► 童年时期

我很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

想到在我毕生的这一幸福时期与我朝夕相处的人们时，我内心就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是在彼此相爱，同时也爱我的这样一些人中间成长起来的。

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是很自然的，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

至今我仍这样想。

在我的漫长生涯中，虽然有时我也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仇视与憎恨，我知道这样的关系如同患病一样，是十分反常的。它像疾病一样，其根源是破坏了人类生活最起码的法则。

同样，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也是很自然的。

父亲结婚后<sup>①</sup>，跟家里的人一直住在雅斯纳雅·波里扬纳，18年未出过远门，只是偶尔有事到莫斯科走走。

乡间生活使我变得喜欢幽居和宁静，养成了观察和热爱大自然的习惯。

---

<sup>①</sup> 托尔斯泰于1862年9月23日跟伯尔斯结婚。